

我宁愿它叶茂枝荣,茎干撑开云的掌纹,根深扎在相爱的土地,永远生长在阳光的国度。如果可以,不是你的地坛,是我的柿树。

将来有一天,我是要去地坛走一遭的。也想觅觅车辙印,哪怕在梦里早见过,哪怕以此当成纪念的纪念,算是亲密接近过吧,把地坛每个角落每一寸空中的灵魂都触遍。

史铁生先生啊,你说地坛是为候你的,你相信宿命。不瞒你说我也拥有过一片精神寄托地,我家的柿树。

你进地坛是逃避世界。漫长成长中思想褪变与逐步理性,使我对这句话有愈深的体会。而地坛是没有辜负你的,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它的周身光芒亘古不变,你更容易看见时间,看见自己的身影。

柿树于我而言也有这样的深度与智慧。我最初接触你的文字,从而了解你的经历,是从那篇《秋天的怀念》开始的。当时我大底十二三岁,尽管那时候你已离世。我竟觉得自己理解你,甚至有相似的心境,是身体遭罪,听起来不可置信,本该跳跃的鲜活生命啊。

2012年,是病魔企图使我屈服的一年。灼心的疼痛,无预兆地翻腾,汹涌,缠绕我的身体。对于十二岁的小女孩,阑尾炎从来不甘心。我意志薄弱,再加上一向身体禁受能力差。没过多久,我便请了病长假,每天去不远的地方打完点滴,在祖母搀扶下弱弱地回到家。

祖母一有时间就陪我,给我做喜欢的东西逗我开心。想来若是没有她,我是不会好起来的。

后来,天渐渐晴了。我身体稍微舒服些就耐不住踏出去。那时候了解到史铁生先生早已找到自己的地坛,心灵有了归宿,

## ◆新苗

## 地坛与柿树

武冈师范 郭薇

自然是茫茫之中望见希望。

而我的希望也很快如期而至。门前老树发新芽,流水和它的纯粹依然是当年模样。老家门前的柿树长得高大,二十几米,祖父告诉我它是我爸和我妈结婚的时候从山上挖回来配种的。算上在我妈肚子的时候,它岂不是比我大不了多少?我一年年长,它也一年年长,我终究是长不过它的。可是看到它始终觉得好亲切。

那天有阳光,我趁祖母不注意窜到柿树下,叶片青绿绿的,已有手板大小,一串串粉白的穿心花碎了一地,枝干极是结实,杈条横生。树掌宽,遮成很大一片暗影,朝外空地上还有口多年没用的老旧水井,是个纳凉的好去处。我喜欢坐在树上,斜斜地扬起头,透过树隙间看阳光,眯着眼睛思考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,很多人会想我吧此类种种。却从来不像你在地坛那样思索出关于生命的答案。毕竟当时你二十几岁,我才十二,什么都不懂,只是疼痛与哀伤是共同的。

树下有淡淡的无法确定的繁杂味道:新鲜叶子的甜里夹着的发酵泥土味,树皮的辛香裹着路过的鸟屎味,腐烂的小虫跟蜜蜂衔来的花粉,还有阳光的暖意,这些都是柿树的味道。我确定,这是春天的味道,我喜欢的。

之后的日子,每当心情不舒畅我都会来大柿树下坐坐,走走或小憩,或撑开眼睛瞅着地上穿行的蚂蚁,有时爬上树又腿嬉戏。

在树上静坐,看远山,常想起那位轮椅上的先生。和我祖父相仿的年龄,不平凡的文人啊。想起你说的那句:生病是事业,

写作是业余。如今读完你的一本文集我才明白。

后来,病好得差不多了。祖父催我上学,我只能跟柿树暂别。现在想来发阑尾炎的日子是最轻松的生活啦,不用念课本。于是又羡慕起史铁生先生来,生活该多惬意,一直有地坛作灵魂伴侣。

柿树承载了我太多的情感,它默默无语,春天开花,夏天长叶,秋天挂果,冬天光裸裸地休眠。我快乐便给它欢喜,悲伤似乎得它抚慰。树间摇曳的风,温度总是恰当,洗尽纤尘,沁人心脾。

我有幸依得柿树,如你有幸觅得地坛。于单薄人间,纵然有伤痛,会时有感慨那句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。只是,我终究是不及你幸运,地坛种在了你的年年月月日日,余生直到叶覆土掩。而柿树仅伴过我十四个年头。那是前年冬天,老屋前搞建设修路。那颗高高的柿树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默默倒下了。我回来时只见成堆嶙峋的木条,门前满是稀烂黄泥,水井也不见了。眼前是我十几年来所见过的荒凉之至,无论我扯破苍穹,泪如雨下,竟再挽回不了。

我抱着祖母失声痛哭:“为什么柿子树不能留下来?除了你们和豆豆,我就只剩它了……”

只是一夜的眼泪,比起柿树所给予我的,实在无法当作偿还。

你不舍离开地坛,我也不舍离开柿树。可失去就是失去,就像再也回不到十二岁,我丢了我的柿树。

好在祖父已经同意在门前再栽一株柿树,明年就能长新叶子了。

史铁生先生啊,我缅怀你。也许有人说我的柿树是不能与神圣的地坛作比的,然而在我心里,它就是重要。像朋友,像长者。像你灵魂里的地坛。

## ◆回望

## 油菜花里的思念

城步西岩镇中学222班 肖玲

三月,又到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了。一田一田的油菜花,肆意地盛开,到处都是金黄的一片,一阵微风吹过,金黄的海洋里泛起一阵阵波澜。

三月,清明节也快到了吧,我们一家提前去给去世不久的奶奶扫墓。穿过一片金黄的海洋,我们来到奶奶的墓前,大家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。我一个人站在墓前,望着远方,油菜花和桃花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,夹杂着一丝丝甜味,就因这空气中的甜分子,使我不禁又想起了以前。

小时候,我就是一个小糖罐子。奶奶总会在口袋中备几颗糖,心情好的时候给我吃几颗,但不会给我多吃。嘴馋的我有时也会自己偷偷地吃,被奶奶抓到了,她又开始唠叨什么“吃糖对牙齿不好”“吃多了你肯定又不吃饭了”之类的话。我当时总是左耳进右耳出,奶奶对我的不听话没辙,只得又给我一颗糖,说下次不能这样了。不管下次会不会这样,但那一小份甜蜜却在

我心里融化了。再后来,奶奶去世了,我心里的那份甜蜜也就没有了。还记得那一年,我们祖孙几个也是在三月去扫墓,我折了一把油菜花,还被奶奶骂了一顿,不准我去菜田里玩,没过多久奶奶就去世了。我想,那是我跟奶奶一起最后一次扫墓吧。转眼间第二次扫墓,我却站在了奶奶的墓前。

微风吹过,空气中的油菜花更浓了。油菜花一如往常盛放着,可惜,人却不同了。从前,当读到“岁岁年年花相似,年年岁岁人不同”这句诗时,总觉得诗人把自己的悲伤写得太夸张了,现在回忆起这句诗,终于理解了诗人写这句诗时的苍凉和物是人非的感叹。

“好了,我们走吧!”家人们已准备离去,我把手中折好的几朵油菜花放到奶奶的墓前,“奶奶,希望您还能看到孙女献给您的花。”一转身,我走向回家的路。

一大片油菜花淹没了家人的身影,可思念的香味却始终在空气中蔓延。

## ◆记录

## 小孩子

邵阳师范学校大四十五班 张乐

五月份,我们班分到滑石小学实习。实习前,我心中惴惴不安。在偌大一个教室,面对八九十个孩子进行“实战演练”,不仅手心“揣”着压力,肩上更“担”着一份责任。

我和其他三人一起被分到三年级90班。90班有79人,男女生约各占一半。作为实习老师,最常做的就是帮老师“打下手”。可不要看是“打下手”,做的事情也还是“种类繁多”,看作文、管纪律、给孩子背公式等等。

那日中午,窗外的天朗朗一片,正是玩耍的大好“春光”。然而有十几个孩子却被班主任“逗留”在教室,在班主任的监督下“正襟危坐”地背长方形、正方形的面积公式。班主任发话,能背过的,到我们班那儿过关,过关了,就可以出去。

可过了十几分钟,能背过的人屈指可数。

班主任急了,将他们召集到前排来,边画图边讲解。班主任“呕心沥血”,在讲台上苦口婆心、口干舌燥地讲课,下面的孩子却都不约而同地“两耳只闻老师声,心儿溜出窗外去”。

这个男孩儿靠在讲桌左边,脸上一副无辜的表情,眼睛六神无主,脑袋思绪神游,左耳朵进右耳朵出,对窗外“望眼欲穿”,成了一块活生生的“望玩石”。心中大概在想,老师,我多久才能出去和他们玩啊?快放我出去吧。

那个女孩儿倒是乖巧,脑子里虽对黑板上的“天文”公式充满疑问,却会给老师一点“面子”,安安静静地托着腮帮子,撅起屁股,跪在凳子上,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老师,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,一声不吭。当然,也无法回答老师提的任何一个问题。

最令我“佩服”的,是刘莫里(化名),坐八小组三号,位置算靠前,却如在“无人之境”。四肢在“张牙舞爪”,脑袋正东张西望,还控制着嘴皮子“回答”老师的问题。有人答5,他也跟着答:5。有人说2,他照样“依葫芦画瓢”地喊道:2!其实根本没将老师放在“眼”里。

外面炎炎烈日燃烧得正欢。老师还在讲课。孩子们也还在“听讲”。我坐在教室中间,静静地看着老师和这十几个孩子。不知怎么,眼前竟慢慢模糊起来。90班孩子们很快就将与我分离,从此深藏在我的记忆里。我心中泛起一丝丝希望,希望90班的这些孩子,今后的人生都会开心、幸福。我又想到,今后我的岁月里还会接二连三地“跑”来许许多多像这样的孩子。到那时,我该会有多么的“无可奈何”!

不过我更感到高兴。因为将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围绕在我身边,“鞭策”我,使我“笑”,使我“哭”,那么,就算今后教书的日子再苦再累,也会格外幸福。

## ◆诗园

## 忠实的记忆

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

我的记忆从不忠实于我  
它喜欢添油加醋,  
让我对自己怀疑  
幻想想着想着,  
故事听着听着  
就生长出了记忆,  
就茂盛,就缠绕  
我难以用餐刀或利刃剖开它们

假作蜷着的佳肴一点点啃食  
毕竟它与记忆别无二致  
其实并不想把整个自己都否定掉

平心而论,那些光怪陆离比现实更现实

与它们相比,真实像个  
蠢蠢欲动的泥沼,伺机埋伏  
如同地底的时间黑洞重重  
把我拉入另一个暗涛汹涌的寒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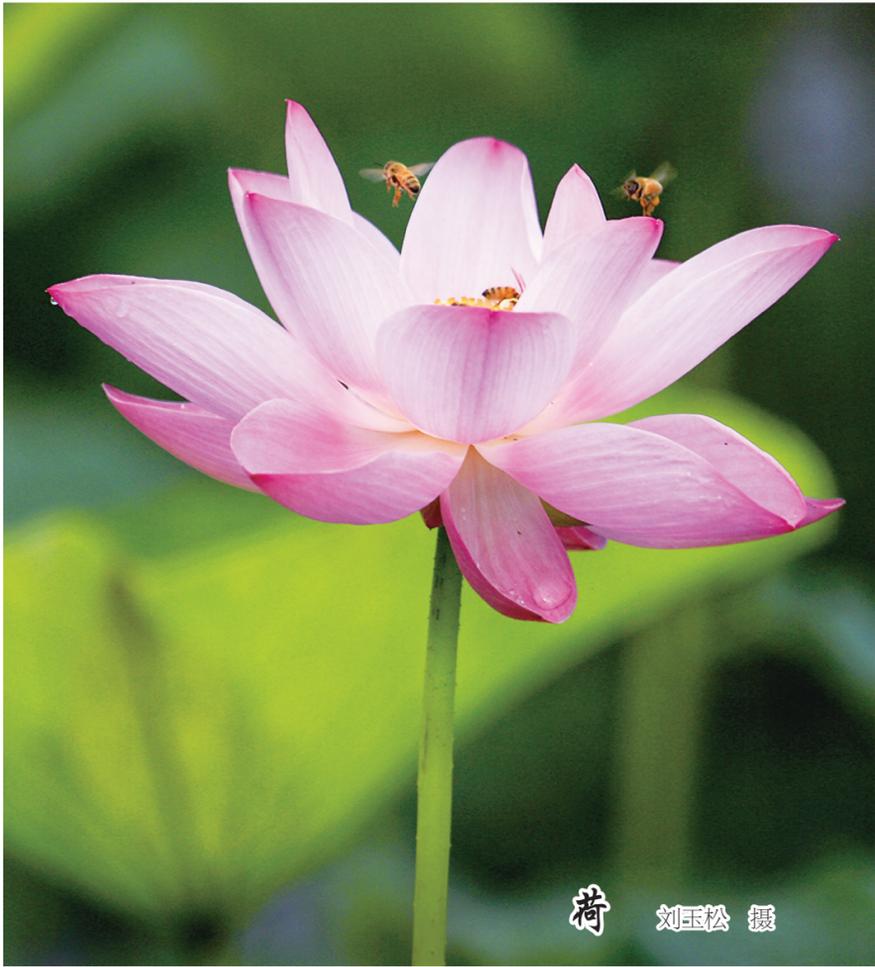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它现实,我可以闻到阴谋的味道

卡在冰缝中发出暖春的气息  
多少白昼黑夜轮回不息  
让人时常分不清记忆的真假  
别人的悲剧我确定曾在我身上真实发生

印在芦苇间的清晰车辙,剥开即见

而他人的欢乐我能辨得很清  
这是我引以为豪的能力  
内心得意忘形,表面不动声色  
只是将它们做成花枝招展的旗帜

高举在脑袋上招摇  
看吧!看吧!  
大家都明白,都因此欢呼雀跃  
为了新的自由!  
我的记忆从来都忠实于我  
它像面哈哈镜  
完整地照出了我



荷 刘玉松 摄

## ◆观察

## 四季花开

邵阳医专15级护理六班 姚玫利

一年四季都有花开,但不同的地域、不同的季节总会有不同的花儿开放。春天的桃花、夏天的莲花、秋天的桂花、冬天的梅花;群芳之首为牡丹、心田之上的百合,这些花都有她们各自的特点品质,更有她们独自的浪漫。

北宋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把莲花形象描绘的格外传神,惟妙惟肖。通过比较,我觉得莲花更有其它花卉不可替代的精神意蕴,比如她象征廉洁,象征高雅,象征独立。每当读到季羨林先生写的《清塘荷韵》时,我总会将对荷寄托某种至深情思,在她的生命里总能找到一点恬静,一种自然,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。每当我看到荷花的时候,总是期盼

她能够和我静静的对话,把彼此的心语说给对方。

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这是毛泽东在1961年所写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梅花,不畏严寒,伫立隆冬,无论天气多么的恶劣,她总会傲骨铮铮,哪怕在冰雪交加的日子,她都坚强不屈,成为忠诚、坚贞的不二象征。梅花有傲霜斗雪的决胜姿态,遇挫折不退缩,受打击不萎靡;梅花有不争群芳的典雅气度,避百花而怒放,后黄花而独开。

莲花的脱俗,梅花的坚韧,总会给人以无穷的遐想:浪漫的爱情、多彩的人生、执着